

亡命初三

在我们三(3)班,考试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你做第一题 我做第二题 你做选择 我做填空 然后集“百家之成于一身”交给老师“御览”。除此之外 还有人用手指来传递信息 如竖一个指头代表选择 A 两个指头代表选择 B, ……

进入初三 各种考试比以前多了起来。

我天性活泼好动 属于那种“野”女孩。考试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平时是“小考小玩 大考大玩 不考则不玩”。中考之前的两个月里 看着一张张画满红叉的试卷 心里对自己说:“无所谓 没关系的。”老师们一个个有用不完的精力 油印室排起了队伍 各科试卷把小小的油印室快要挤破了。

早上 6 点半上早自习 我们初三的班主任 5 点钟就敲寝室门 为了方便班主任管理大家 我们的男女生寝室都搬家了 驻扎在教学楼一楼, 男生东边 女生西边 班主任老师一家则挤在楼梯脚下住着 学校真是用心良苦。5 点一刻班主任准时站在教室门口 来晚的学生则会受到批评 讲一大堆诸如“离中考就这几天了 还这样懒散……”的话, 训完了一个又一个 直到全都进了教室为止。上午上课班主任将办公桌搬到

了教室的后排。同学们在下面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 恐怕连只苍蝇飞进来他也知道。

呜呼 明天又要考历史了。悲哉 今晚又要“临时抱佛脚”了……

有的师弟师妹们背历史时，头像小鸡啄米似的。还有位老兄，酷爱小说，一手捧课本，一手捧着小说 左眼瞄一下“刀光剑影英雄侠胆”，右眼瞅瞅“洋务运动 百日维新”。我也慷慨地买了两节电池 准备今晚打手电背历史 据说打手电背历史效果不同凡响 岂知……要知道我平常看过的小说能倒背一遍（书名）可换了历史就没辙了。唉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那晚 我满心是为历史而生的悲壮 第一次真正彻底地体味到了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什么叫“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在我们三（3）班 考试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你做第一题 我做第二题 你做选择 我做填空 然后集“百家之成于一身”交给老师“御览”。除此之外 还有人用手指来传递信息 如竖一个指头代表选择 A 两个指头代表选择 B 以此类推 还有张开巴掌是“错” 握紧拳头是“对”。

刚才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现在才是动真格的。突然，一道优美的抛物线从上空划过。甭怕，那只不过是纸团。紧接着又有一道抛物线出现了……这扔纸团的同学 要么是“三分远投”要么是“大力灌篮”更有一些什么“下底传中”“头球攻门”的高难动作。

我则喜欢远投——从第四组最后一桌扔到第一组第一桌，这距离已算最远了，基本功不扎实甭提想达到百发百中的境界。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都过来了 这考试 45分钟又算什么？考卷交上去后 接下来便是惊恐万状 惴惴不安的等待……终于考卷发下来了 教

室顿时成了“难民营”——哀嚎的、呻吟的、兴奋的、悲怆的，千恣百态，无所不有。

这考卷一到手第一个任务就是计算积分，看老师有没有“天才误笔”若是少了半分，不加分绝不罢休，多算了，嘻嘻，那就不客气了。

有的人拿59分的考卷，在那里“骂”老师没良心，也不“施舍”一分，还感叹地说：“这真是遗憾终生啊”。而我呢，恐怕要遗憾三年了——57分。唉，我在盼望与失望间浮浮沉沉了无数回，及格还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遥遥无期。“小考小玩儿，大考大玩儿”嘛。管他三七二十一，玩他几天再说……

下午放学，黑板上几个大字——“同学们认真复习，抓紧时间，明天月考！”天啊，这要命的初三生活。

（周畏）

初三杂感

初三的生活是紧张的，就像当年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一样，看到纽扣都想用板子拧。而且是：看到路灯想并联；看到篮球想半径；看到射门想函数图象；看到剩菜想吃进胃里的化学反应；……

有时真佩服公鸡的精神头儿，每天都那么早起来打鸣。一般来说，有人听到这种声音就会起床，毕竟一天之计在于晨。而听到打鸣却身子都不转一下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吃了一瓶安眠药，另外就是昨晚喝醉了的，这两种人一般是不会有反应的。

闹钟厂就聪明得很，把公鸡打鸣‘合理’的利用到了表上。而这种表最适合我使用，每当它响，我就像听到空袭警报一样，“腾”地坐起来，由此开始一天的生活。可见，这就好比阿富汗空袭，而且我已经快被炸成蜂窝煤了。

初三的生活是紧张的，就像当年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一样，看到纽扣都想用板子拧。而且是：看到路灯想并联，看到篮球想半径，看到射门想函数图象，看到剩菜想吃进胃里的化学反应，看到单亲就想家庭《婚姻法》，看到广告想语文，看见日语就想 English。这是好学生的想法，而经常沉醉于网络战役的人则会看到苍蝇就想用鼠标控制，看到蚊子用狙

击枪。但可以看出 我们都被初三烙上了印记。

刚一进班 就被班主任告诉迟到了。哇噻 不会吧 才六点四十五。我便和他争论起来 结果是以后的空袭时间提前了——“以后六点四十到校”。我 cao, I 服了 You。随着底气不足的起床 我把眼珠从窗外移到了门口 心想到了初三什么都提速了 正当我们准备收拾好书包回家时 广播响起：“同学们不要动。”今天他总算发了第一句声响 我以为他要说我们被土匪包围了 不成想却是有晚自习。这才开学第一天就不让和家人团聚呀！顿时，有人晕倒，有人流鼻血。

浑浑噩噩的过了一个礼拜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一个礼拜被我用来调整时差了。每天休息 绝对是正常人的时间安排。这一点倒是可以让经常失眠的人羡慕得找我签名 因为睡 倒不如就睡几个时辰。这一个礼拜老师也不忘向我们灌输中考思想 说这是某年某地中考题 搞得我做梦都与电阻、烧杯睡一起。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果然不错。睡得晚 就意味着白天犯困。主课自然无法安然入睡，便是苦其心志 而不停打哈欠 导致面部劳其筋骨 时间一长饥肠辘辘，便是饿其体肤。想不到孟子在几千年前就预示到现在的应考的折磨人，真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这样 我宁愿不要这个大任。在自习课上 同学们准备去会周公。有时 后排鼾声四起 回头一望 齐唰唰的如邱少云一般趴在桌上，一动不动 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时，“老班”会和大家一起会周公 现在老师真是与学生同分享睡觉的滋味。一天 校长进来了 叫醒了老师 老师竟说：“今儿这周公怎么这么面熟”，结果可想而知。

九月过后，黄金周的七天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是奢望，学校干脆就

没让我们多想 休息两天。那两天我倒是哪儿也没去 就和同学游了回泳 剩下的时间就在看畅销书《我的野蛮室友》。十一过后考试都考糊了，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各占一半儿。对于我来说 努力一点就能考好 我用一句话聊以自慰：“我曾经梦想我考得很好 我猜中了单科 却猜不中全部。”

朋友见我都说我瘦了。我想 如果体重的减少如果能和成绩的提升成反比 我宁愿大减脂肪 而我需要的是分数。况且 我也需要减肥使自己变得玉树临风一些。

转眼寒冬即将来临 正是流感传染的绝佳时期 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学生。一天之中十几个，一片荒凉 像刚被蝗虫掠夺过的庄稼。当然，老师也抵不过流感的侵袭 时不时有上医院的。我为有这样的好老师而感到骄傲 同时也决定要努力学好他的课。

放了这么多厥词 实在是我的真心感受 并无虚假。对于初三，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能在中考中胜人一筹 登入天堂。

这就是我的初三杂感。

（王彬）

走过初三

室外依然喧闹，太阳依旧火辣，可初三生的生活却不能再依然如故了。我们即将踏上未来人生的台阶，接受人生关口的考验，好紧张啊！

我使劲咬咬嘴唇——痛 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真的坐在教室里 成为初三的学生了。

室外依然喧闹 太阳依旧火辣 可初三生的生活却不能再依然如故了。我们即将踏上未来人生的台阶，接受人生关口的考验，好紧张啊！

下课铃响了 可老师仍在讲台上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我在下面却如坐针毡，坐立不安。已经三节课没空去 WC 了，一直忍到现在。可见我的定力比起达摩老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竟然还能回答出老师提出的“最后问题”“天才呀 天才！”下课吧。老师的话好比“天外来音”分外动听。“老师再见！”我大喊着冲出门去 早忘了什么“师长先行”。用这个速度跑 100 米大约只需 10 秒左右，可打破世界记录了。“爆炸力强啊！”我心里暗赞 又惊叹自己如此飞奔竟没摔个“狗啃屎”可见福大命大……“铃……”噢 我刚飞奔至二楼这该死的不识时务的上课铃就叫嚣起来。我心里暗骂着 无精打采地慢走上楼 与刚才的我判若两人 嘴里嘀咕着“WC，下节课再见”……

回家时 早已是繁星满天 妈妈卸下我重约二十余斤的书包 盛上饭来。家人早已吃过 只剩下我这个“书生”独自一人狼吞虎咽。奶奶看得害怕，一个劲地说：“慢点吃 别噎着 喝点凉开水。”

吃过饭 又喝了妈妈拿过来的安神补脑液 跌坐在椅子上 拿出书本 继续与“二次函数”展开激战。我咬牙切齿 抱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精神赢得了战斗 打败了敌人。“别高兴得太早了 还有我 ABC 大军。”好呀 和我玩车轮大战 小女子又岂能怕你！我挽袖伸臂 摩拳擦掌与“ABC 军团”展开激烈交锋 接着是“焦耳独立团”、“酸碱盐新四军”轮番上阵 杀得我头昏眼花 不知南北。我“伤痕累累”地趴在桌上 身体好像面条一样瘫软下来 四肢无力。“睡觉。”心里有一个声音暗暗地说。“不行！”另一个声音立即反驳，“你还有语文作业、几何大卷、政治提纲还没有写 才 12 点而已 你焉能睡觉？”人是铁 觉是钢 只有好好休息 才能好好学习。”不行 你找老师骂吗？”行！”不行！”这两个声音吵得我头痛欲裂。捂着脑袋 我大声说：“我陈某一世英明 岂能败在睡神手中 起来 我要头悬梁 发不够长 锥刺股 怕痛又怕见血)起来写作业。可身体却完全置大脑发出的指令于不顾 两眼皮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 我最后的努力付诸东流 只好身不由己地伏在床上，和衣睡去……

翌日。

“同学们 静一静 现在把作业交上来。”没做完。全班同学竟异口同声。哇！想不到难友这么多。我手里拿着未做完的作业 又一次感到“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真谛

“做多少算多少 交上来。”老师不为大势所动 顽固透顶。“统一战线”在压迫下转眼土崩瓦解 大家纷纷递上作业。老师望着手里的一摞

卷子,气愤难捺地开口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们懂吗?”懂——大家有气无力地回答:“懂,为什么不把作业完成?”同学们哑然……

离中考没多久了,这“不是尾声的尾声”只好在一片匆匆中告一段落,留给我们初三生的仍然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就像朋友的来信中说的那样:“只要努力学习,出头的日子就为期不远,指日可待了。”

初三了——“出山啦”!得!吃饭诚可贵,睡觉价更高,若为‘出山’故,两者皆可抛!”

(陈星星)

熄灯协定

我们两家的灯总是在11点左右同时熄灭。如果有一方需要再读一段时间，我们使用暗号联系。他用晾衣叉子捣天花板，我用凳子腿敲地面，一下是一刻钟，两下是两刻钟，以此类推。

我家在四楼，三楼有一个和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初三男生。我同他并没有交往，但不久前我对他充满了无比的愤恨。

起因是这样的：我一上初三，老妈就以空前的热情督促我学习。晚上11点，我开始两眼发黑四肢发沉了，我要熄灯睡觉，可老妈这时就会冲进屋，焦急地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早睡，你去阳台看看，人家三楼灯还亮着呢！”是吗？他人还未休息，我辈怎可停战？于是用冷水洗把脸后，就重抖精神再振山河，我拼了！“爱拼才会赢！”

一天，两天，三天……天哪，我撑不住了！白天上课我两眼迷离天旋地转般地晃脑袋，晚上自习我牙关紧咬揪耳捏鼻子来提神。千万次，我压抑着自己熄灯上床的冲动，但 *time and time again*，我发现楼下的灯坚决顽固地亮着。我好想上床啊，可我不敢，老妈每隔一小时就像座钟的啄木鸟一样，谁时醒过来，看看楼下的灯，再看看我。

我恨他，他是铁打的吗？我怀疑他是不是人。有时我会想，我要把附

近工地上那盏特大的照明灯搬到我家 整夜整夜亮着 我要让他惶惶不可过夜 我要让他学学学 累死他 想到这 我就特别能理解美国对苏联采取‘星球大战’的良苦用心了。

可恨是可恨 累的还是我自己。而且令我沮丧的是 我的成绩开始下滑了。整天晕沉沉 脑袋成了糨糊瓶 我只好满纸胡言。怪谁呢 跟老妈讲原因可能效果不好 搞不好还被她臭骂一顿说我为偷懒找理由了呢。

我决定同他摊牌。

一天放学时 我在路上叫住了他 我的愤恨转化为字字清晰句句在理的陈述 劈头盖脸地向他砸了去。他居然没被砸昏反而满脸惊喜：“太好了 你和我感觉一样 我每天都在祈祷你家的灯能熄得早点 这样我爸就不会逼我灯下苦读了。”听了他的回答我突然想说 革命同志 你辛苦了 但我顾不上说这一感人的话 我们赶忙开始冷静分析对策 并制定了详细的“熄灯约定”。

那以后 我们两家的灯总是在 11 点左右同时熄灭。如果有一方需要再读一段时间 我们便用暗号联系。他用晾衣叉子捣天花板 我用凳子腿敲地面，一下是一刻钟 两下是两刻钟 以此类推。另一方呢 则发扬君子精神 奉陪到底。很快地 我又像“久旱遇甘霖”的禾苗 重新焕发精神，成绩日趋上升。

老妈很奇怪 总说：“楼下的灯最近熄得挺早啊 他不那么抓紧念了？”而由于我的成绩上去了 老妈也就不再逼我多花时间来学习了。

“你当然不知道 知道了还了得！”我在心里偷乐。

（小雪）

初三的六月

黑色的六月如期而至，三天考试我也说不清是怎么过来的。不过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月后，我去学校看成绩，我的两个好友已经离开了家乡，飘泊在茫茫人海的广东了。而我也没考上理想的高中，那天我哭了，为了失落的分数。

六月无情 每当六月到来时总让我感到既恐惧又多彩。多少初中生要面临六月骄阳奋笔疾书 大树下、走廊上、寝室里无处不让人感到书的气息。昔日的生活历历在目。在这无情的六月里 让人可歌可泣。

吃完饭 我和敏儿、焱儿匆匆往教室赶 同学们已来得差不多了。老师让我们早点来教室读政治、历史 大家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趴在桌子上，有气无力地读着。老师坐在我旁边 我不得不去读。但是教室里的声音仍小得可怜。这时不知是谁冲进教室，一边敲着饭盆，一边扯开嗓门对我们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上完四节课放假一下午 不骗你们，刚从校长那儿打听到的。同学们像吃了兴奋剂似的来了兴致 把目光投向我旁边的‘班头’。那同学顿时傻了 他压根不知‘班头’大驾光临，灰溜溜逃到座位上。这时‘班头’面带微笑踱着方步走上来说：“同学们，

中考离我们还有几天 你们还要抓复习 虽然这次‘五一’放假 但是你们还是死了那条心吧！放假是你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时的付出 是为了以后能好好的玩 准确地说是为了以后的幸福。这个道理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所以再苦再累也要把中考考好。你们都是新世纪的进步青年 要有超前意识。班头不停地发表他的演讲 我可没有耐心听 趴在桌子上情不自禁地打起盹来。

我醒来时只听到‘班头’说你们晚上回去把中国近代史背下来 明天补课的科目是化学 听化学老师说搞一次小型测验 希望大家抽点时间多看看书本。我们听得眼冒金花。教室里乱作一团 叹息声 咒骂声，奏成一支交响曲。“班头”使劲敲着手里的‘惊堂木’。我在下面小声嘀咕着：“我那么爱你 放假不到八个小时 居然要我做那么多的作业 你以为我们是机器人啊。”

“班头”把目光转向了我问：“玉娟 你刚才说什么 有问题就大胆地提出来。”

“哎 我 我说我的历史背完了 中考到了 这些东西应该早点记熟，学生嘛 应该以学习为重。”没有了。

“大家听到没有 人家是怎么看待学习的 大家应该向她学着点。”没等说完同学们‘轰’的一声全笑了，只有‘班头’愣在那儿 不知所措。

物理课上 老师提问 教室里一片寂静 那气氛足以让人窒息 像是世界末日一般。老师叫了一声：“徐顺桥，”只见他倏的腾起来：“老师再见！”同学们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寂静的课堂被全班同学视为开心宝的徐顺桥弄得生机勃勃。

从前的日子已远去 以前没有学好 现在后悔又有何用呢 中考临近 我愈来愈显得无限惆怅 面对爸爸妈妈期盼的神情 我该怎么办呢？

整天死死地盯着书本。爷爷奶奶发现我的情绪低落，很为我着急，也明白了许多，便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疏导工作。

“娟，你爸妈在外地工作，希望你考上高中，有出息。你要争口气，不要让他们失望。”

后来就是寻长问短：“这段时间复习抓得紧，功课繁多。上课时精神要振作，营养要跟上，你爸托人买了些补脑液增长记忆的。今天我也煲了些鸡汤，你一定要喝点，药也要坚持吃完。”面对家人的关心，我心急如焚，如果考败了的话，对得起谁呢？我无语，只觉心里无限惆怅。

这次月考分数出来了，红纸黑字。同学们一锅蜂地涌向了公布栏，把公布栏前本来就不很宽广的路塞得水泄不通。本想挤过去一看，探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没晕过去。我居然从第十五名滑到了第二十名，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下跌”啊，实在是悲哉！我怎么回去交差呢？

黑色的六月如期而至，三天考试我也说不清是怎么过来的。不过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月后，我去学校看成绩，我的两个好友已经离开了家乡，飘泊在茫茫人海的广东了。而我也没考上理想的高中，那天我哭了，为了失落的分数。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仍然在读书，圆我那个美丽的读书梦！

（王玉娟）

初三苦与乐

初三的日子是一幅风景，是一道可能不迷人却不可复印的风景。当我们再度回首，初三的日子将成为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历程……

初三的日子很苦。我们成天背着沉甸甸的大书包 喃喃念着 A、B、C 函数解析式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早出晚归 忙忙碌碌。我们没有星期天 只有星期七。我们成了父母、老师热切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准”不准看电视 不准出去玩 不准给朋友写信，不准……不准这 不准那 我们无可奈何 谁叫我们是初三毕业生 我们的日子充满火药味和竞争性。我们像辛勤的农夫 早起迎朝阳 归家伴夕照 日日在书海中耕耘只乞求丰收知识的硕果。我们很忙 忙得晕头转向 天昏地暗 我们很累 唯一渴望的是甜甜地睡一觉 梦中不要有可怕的考试。

初三的日子很快乐。庆幸的是 在学海中挣扎的我们还没有丢弃活泼的天性。我们会忙里偷闲 躲过父母的火力监视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相约去“放风” 投进大自然的怀抱畅玩一场 第二天再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学习 课间我们也爱大侃两德统一、股票热潮、西藏转世灵童……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正经八百地跟你聊聊托尔斯泰性格的双重性，

拜伦的浪漫 毛泽东性格的悲剧。而上课铃一响 我们会马上全神贯注地学习 绝对的认真 绝对的用功 我们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们能把苦日子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就像三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穿在年轻的身上依旧光彩。

初三的日子苦乐相交 风风雨雨我们都必须走过。初三的我们活泼中透着深沉 热忱中透着冷静 我们爱思索爱追求 难免失败难免灰心，却总能勇敢地爬起来——因为总得前进，总得追求，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从不畏缩！

（赵莉）

初三风景线

初三的风景也远不止这些，也许它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也没有山间的优美宁静，但它确实实是属于我们这群半大孩子的，如果你了解它，那么就请走进我们的生活吧，你会发现，这里别有一番洞天。

初三了 初三了！

仿佛在不经意中 便迈入了这初中生活的最后一年 分手在即 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依恋 于是 那以往漫不经心的一件件小事 如今在我 在她 在我们大家的心中 似乎都成了风景。

花园里 静静的 她坐在老地方读着英语，一张纸条像一只蝴蝶落在她的眼前。“初三了 我们和好吧！”多么熟悉的字体 抬起头，一张真诚的笑脸出现在眼前 相视一笑间 以往的摩擦尽皆抹去。因为“初三了”仅仅三个字 却包容了所有的留恋与不舍 还有什么好计较呢？相处毕竟只有一年了 何时又再能相见 再没了往日的纷争 同学相见，一举手，一投足 似乎都饱含着依恋 矛盾与摩擦是不属于这片风景的，融洽与欢乐 才是这片风景中常开不败的花朵。

走到一位同学身边，望着那本向往已久的参考书，小心翼翼地问：“可以借我看看吗？”可以！万万没想到 竟会得到如此爽快的答复。要